

曾社工的恩情，我永不會忘記。

伴隨著此起彼落的掌聲，我昂然抬頭，手心雖略帶冒汗，但仍裝作不慌不忙，大步地向頒獎台邁進。走到了校長跟前，我摒著呼吸，用略帶顫抖的手與校長儀式地握手，校長向我遞上標著優異生的成績單，我的眼睛在瞬間搜索在成績單上的名字，以確保一切都是真實的。隨著我伸手接過成績單，與校長合影的時候，掌聲再次雷動，我望向盛載了全校人的禮堂台下，我第一眼就找到了笑得滿面燦爛的曾社工。我們眼神相接，我微微點頭，這一下點頭並不是儀式地表示禮貌，而是盛載了我對他給予我的恩情的無盡感激。

如果沒有他，我或許早已輟學並從事低收入工作，如果沒有他，我或許仍呆在家裡思考如何荒廢人生；如果沒有他，我決不能找到自己的目標並踏上頒獎台上。「三！二！一！笑！」隨著攝影師按下快門，我的思緒回到了中五那年。

高中生涯，理應又是一段讓我荒廢的時光。拖著因夜班工作後的勞累身體，耳朵還迴蕩著父母的吵架聲，我又再一次遲到。看到我略帶趕忙的到來，老師的眼神透露著對我的厭煩和不屑，同班同學也並未有太在意經常缺課的我。是的，一個上課抱頭大睡，每三日一缺課的學生，又會有誰願浪費時間去理會呢？但是基於學校的行政程序，每年都總會有駐校社工循例「關懷」我，但每次我也唯恐心房被擊破，總是敷衍應付他們，面對如此「教而不善」的學生，他們往往也不會再跟進下去。父母的謾罵，老師和同學的無情，社工的「愛莫能助」讓我不由得繼續放任自己。也好，我從不願意成為別人的負擔。既然沒有人願伸手把我扶起來，我也就沒有欠誰的恩情了，很好，很好。

到了中五那年，社工室換了一張新臉孔，他姓曾，是新來的實習社工。穿著潔白整齊的白恤衫，皮鞋也打磨得發亮似的，就如我以往見的實習社工一樣，有整潔而有活力的感覺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他即使戴上了眼鏡，也無阻雙眼透露的自信和穩重。但我對他的好印象也僅限於此，他也只不過是要在實習期內拿到足夠分數畢業而已，即使起初有所謂的「熱誠」，也很快會被疲倦感和無奈感消耗殆盡。從未想過我會和他有多大交集，更遑論他會成為我的恩人。

隨著父母的分居，我對生活更顯無所適從，有了輟學的打算，對學習也更形懶散，欠交功課，上課睡覺等劣行更形頻密，終又再次引起了社工的注意。曾社工輕輕搖醒了在課堂中沉睡的我，把我帶領到會議室裏。他問：「為甚麼這麼累？」這一句有點觸動了我，因為以往的社工都是問：「為甚麼在課堂上睡覺呢？」面對我的敷衍回應，他仍「努力不懈」地問候我的生活，不同以往的是從他的語調中，藏著更多的關心和耐性，但我從不習慣與人傾吐心事，我的心房也只是拆下了那麼一點點。我亦在想：或許他真的和以往的社工有點不一樣，但他面對如此「頑固」的我後應會放棄了吧！

早晨的蟬鳴讓人心煩，下課的鐘聲是夾雜著不安和解脫的感覺。在我準備收拾書本，回去那混亂的家時，曾社工徐徐地走來，他問：「餓了嗎，一起吃飯嗎？我請吧！」或許因我對這人頗有好感，又或許我也不想這麼早回到那個「家」中，我半推半就地答應了這個飯約。

在我把一勺又一勺的飯送中口裡的時候，他問我：「生活很累吧？」這一句簡單而又沉重，「揭穿」了我對生活的感受，又刺向了我的心防。我放下湯勺，抿著嘴唇，感覺到雙眼有點發熱，未等我回答，他就滔滔不絕地說起了他的經歷。原來他也是來自破碎家庭，也曾對生活失去盼望，最終幸好有老師的幫助，使他能重拾對生活的熱情。聽到他與我有相類的經歷，我感到被理解，我的眼淚有點不自覺地從我的臉頰上流下。隨著淚水的落下，我心中的重擔也逐一向曾社工傾吐而出。

他了解了我的處境後，替我申請了經濟援助，使我能辭退那份耗盡體力的兼職；他又替我申請庇護宿舍，使我能遠離暴力的父親。他替我把生活的重擔一一卸下，使我重拾對生活的盼望。我不再上課睡覺，同學、老師的冷眼不再，蟬鳴也不再那麼心煩。

這使我的成績一躍而上，亦成功得到了優異生的名銜。回首當初，我感觸至深。

理在的教育每每強調追趕學術成績，每人的負擔都沉重，對於「頑劣」的學生，老師傾向處罰，缺少聆聽的耐性和時間；同學也不願關懷那些「事不關己」的人事。這些年間，因教育制度的流弊和人們的冷漠，有多少顆種子在未發育前就已被埋沒，有多少個遇溺的孩子在手中漂浮一生。仔細想想，若然有人能伸出援手，輕輕關心那「頑劣」的學生，不只以他的行為去判斷他的品格，嘗試聆聽他的需要，嘗試了解他的處境和感受，或許他的生命軌跡就會有一點點的改變，或許你會成為救助他爬出深淵的那恩人。

再推及社會，若人人都能放慢一下腳步，適時關心身邊的人——關懷路邊飢餓徬徨的露宿者，不要急著驅趕他們；聆聽家中那年邁老人的需要，不要急著把他推到老人院；了解殘障人士的處境，不要急著透露自己眼中的不屑。這樣，或許，世界會變得不一樣。

掌聲隨著快門的按下，掌聲再次雷動響起，曾社工笑容變得更加燦爛。我想，他也從未想過會成為我的恩人吧？

曾社工的恩情，我永遠不會忘記。

要成長為一棵壯實的大樹，必先經過風吹雨打的考驗，才能從小樹苗茁壯成長，任憑夏蟬噪也只是默默無聲。

從小我便喜歡畫畫，拿起畫筆便沉浸在屬於自己的世界裡，天馬行空，將所思所想全部灌注在畫布中。直到長大後，對畫畫的熱情有增無減，慢慢地堅定了自己的夢想——圖文創作家。此時我就像剛萌芽的小樹苗，對未來充滿嚮往，受到春風的呵護，雨水的灌溉，慢慢地長成幼樹，接下來便是受到風霜雨打的時候了。

「媽！我將來想以畫畫為工作！」我炯炯有神地看著家人，眼底透露出對未來的嚮往。「你傻了嗎？畫畫能賺錢嗎？」母親不屑地看著我，語帶諷刺地說。我著急地開口：「但是我想……」「總之就是不可以！」母親一臉怒容地看著我，雙眼狠狠地瞪著我，狠狠地打斷我的話，同時也掐掉我對夢想的熱情。我失魂落魄地回到房間，雙眼噙著的淚水一滴一滴地落下，糊住了雙眼。父母的反對是我在追逐夢想的路上最大的障礙，和父母多次的爭執磨滅了我對夢想的熱情。只是當我看到以往全心全意所畫的畫，不甘心的感覺油然而生。這時的我，就像剛踏進寒冬的大樹，冷冽的寒風襲來，冰冷的雨水落下，打到光禿的樹枝上，面對如此困境，也只能瑟瑟發抖，拼命地抓緊一線生機。

當我被無力感掩蓋過時，我便會拿起畫筆畫畫，傷心難過都一一透過畫畫抒發出來。當我暢遊在畫布上，彷彿忘記了與父母的爭吵，在畫畫中，我找到自己的價值和快樂，因此更堅定自己的夢想。漸漸地我發現，父母的話已不能影響到我堅定的心，儘管偶然會為那傷人的對話流下幾滴眼淚，但是我一把抹過眼淚後又能重新振作。因為人生是屬於自己的，雖然與父母爭執使我曾經想放棄畫畫，但畫畫卻是最享受的事情，能帶給我無限的力量，滋潤我的心靈。當我下定決心後，便再也沒有理會父母的反對，只是默默無言地作畫，我相信我的夢想終會實現，只因那頑強不屈的心。父母的反對聲音從未停歇，猶如那寒風不息，但憑着我堅定的心，一股力量流通我的四肢，在寒冬中帶給我一點暖。禿枝漸漸長出新葉，任憑無情的寒風打在我的身上，翠綠的樹葉依然掛在枝上。父母的聲音又像夏蟬秋蟲，在我耳邊叫鳴不斷，卻打不倒挺直的枝幹；儘管閑言閑語不斷，卻再也無法阻止我前進的腳步。

在追尋夢想的道路中，總會遇到不同的挫折，甚至會讓人一度想放棄夢想，但透過那些挫折的錘煉，我們能成長為更堅定的人，更勇敢面對挫折。面對別人的反對聲音，默默做着正確的事情，終有成為蒼天大樹的一天。

而我，也從搖擺不定的小樹苗成長為屹立不倒的大樹。